

海上女界黑幕小说

小姊妹秘密史

冷眼人 著



小姊妹秘密史

冷眼人 著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31 号

小姊妹秘密史

冷眼人 著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30 千字

印张:12 印数:1—20000

1993 年 8 月第一版

199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52—0123—9/1·46

定价:7.88 元

出版说明

《小姊妹秘密史》是一部描写旧上海平民生活的通俗小说，通过对一些不良女子的行为的揭露，反映了良家女子被诱骗失足、家败人亡的苦痛。

作者冷眼人，以为“社会黑暗，甚于国事”，欲以“教育为己任”，“写尽天下沧桑”。故此书以暴露旧上海女界黑幕为主，兼发议论劝戒世人。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作用。

我们重版此书，其目的是想使读者了解本世纪初上海平民百姓的生活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上海的黑暗。同时在语言上，也可以看到现代汉语从本世纪以来的部分演变。

社會
小說

小姊妹秘密史卷一

冷眼人著

第一回

莽無端飛來大禍

最可憐折斷因緣

話說上海甘肅路永慶坊裏一家樓上那一天忽然有一個人大呼道救命呀快救命呀這個怪音發出以後接續又是喔唷一聲但聞樓板上砰的一响揚了半天塵灰便嘿然沒有聲息那時樓下坐的一個又胖又黑的中年婦人聽着這個怪響頓時嚇了一跳把黑醜臉兒一霎時變做了灰白忙霍的起來伸開尺來長的腳飛也似的跑上樓去慌慌忙忙跨進樓房睜眼看身子一仰便砰然倒在地上原來這樓房裏臥的是一個男子早已鮮血淋漓濺了一牀子男子身旁還臥着一個女子上半身歪躺在地上旁邊還

目 录

第 一 回	莽无端飞来大祸	最可怜折断因缘	1
第 二 回	设陷阱滑头卖友	会盘龙黠女弄人	11
第 三 回	胭脂虎大肆淫威	宁馨儿巧施妙计	20
第 四 回	扮男装蟾香弄乖	上圈套覆棠赔钱	29
第 五 回	母夜叉乘衅作恶	娘子军妙舌惊人	39
第 六 回	一场梦佳人受困	四金刚浪子谈天	48
第 七 回	宿旅馆荡妇寻乐	除奸淫好友献谋	58
第 八 回	擘破鸳鸯解旧好	揭开黑幕失交情	67
第 九 回	五美人暗中伏计	一封书天外飞来	76
第 十 回	商行止郑嫂划策	窥密约马二惊心	85
第 十 一 回	结团体经营密室	弄机谋笑煞病人	94
第 十 二 回	徐蕙英计陷国女	贺毓英身困围城	103
第 十 三 回	受欺骗名花堕溷	得奇货善价求沽	112
第 十 四 回	悔失足佳人觅死	救穷途贫子丧金	121

目 录

第十五回	何处卜情妇音信	此来作阱里罪人	130
第十六回	报嫌隙栽脏诬告	赚处女捏名寄书	140
第十七回	成都路群芳集会	福裕里浪子看花	149
第十八回	选花枝忽逢亲戚	期佳人竟遇良朋	158
第十九回	淫荡女旅馆设计	贞节妇海上营生	168
第二十回	俏佳人醉中失节	登徒子闷里寻欢	177
第二十一回	情脉脉销魂真个	心摇摇相思无端	186
第二十二回	卜婚姻楼空人去	谐好合李代桃僵	195
第二十三回	相思局颠倒痴汉	情天网计诱佳人	205
第二十四回	泥城桥流氓拆梢	新世界姊妹谈天	214
第二十五回	卖报纸旅馆密会	污国女医士受骗	224
第二十六回	罗公馆姊妹观剧	平桥路荡子寻花	235
第二十七回	打扑克暗中舞弊	买時計意外有缘	244
第二十八回	重开会群花议事	听情话处女怀春	254
第二十九回	一千金逍遥骗子	二百元忙煞包探	263
第三十回	捉奸情鸳鸯劈破	戏樗蒲英雌能飞	274
第三十一回	捉滑头包探使计	择东床闺女伤心	283
第三十二回	弃旧好陈郎薄幸	尝春药朱妇失身	292

小姊妹秘密史

第三十三回	奏新曲惊动坐客	恋旧装计赚邻人	302
第三十四回	解倒悬王嫂做好	拾手帕丑妇效颦	312
第三十五回	许少芹醉中出险	沈薇芳意外遇灾	321
第三十六回	讨没趣檀郎受打	缔良缘措大快心	329
第三十七回	落陷阱佳人遭劫	入重围书生受窘	338
第三十八回	泪潸潸美人魂远	情脉脉少女踪遥	348
第三十九回	缝穷女畅叙身世	侦探团大肆猖狂	357
第四十回	三十六姊妹大会	一千年死灰复燃	366

第一回

莽无端飞来大祸 最可怜折断因缘

上海甘肃路永庆坊里一家楼上，那一天忽然有个人大道：“救命呀，快救命呀！”这个怪音发出以后，接续又是喔唷一声，但闻楼板上砰一响，扬了半天尘灰，便嘿然没有声息。

那时，楼下坐的一个又胖又黑的中年妇人听着这个怪响，顿着吓了一跳，把黑丑脸儿一霎时变做了灰白，忙霍地起来，伸开尺来长的脚，飞也似地跑上楼去。她慌慌忙忙跨进楼房，睁眼一看，身子一仰便砰然倒在地上。

原来这楼房里卧的是一个男子，早已鲜血淋漓，溅了一床子！男子身旁还卧着一个女子，上半身歪躺在地上，旁边还留着一柄快利的戩刀。

这中年妇见了如此情形，自然魂灵儿飞到半天！过了好多时候，才觉得心地渐次清爽，胸窝里兀自辟的辟的跳个不停。挣扎起来，定了一定心。走近去看时，但见那男子喉际戳了一个深穴，早已目竖气绝；那女子紧闭着眼，咬紧牙齿，仿佛是受惊而晕的。

中年妇手足无措，一时想不出处置的法子，只得大声呼道：“不好了！不好了！”

那时邻右邻左听了这句话都走了过来，不一会把消息传出去，坊内坊外，不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来观看，紧紧地挤了一屋子。

但见这中年妇手中拿着一杯开水，向这晕去的女子灌救。约莫过了三四分钟，那女子便苏醒转来，开眼向四下一看，不由得热泪扑簌簌掉了下来。那时四面观看的人，一个个都看得呆了。有的说：“这个男子，想来就是这女子的丈夫。”有的说：“只怕不是，哪有谋死自己丈夫的道理？”

这中年妇只管呆呆坐着，任着人家议论。那女子看看死的男子，再看看自己，只管不住地哭。

正在这个当儿，忽闻步梯上骨登骨登地又走上人来。众人忙回首去看，原来不是别人，恰是两个巡捕。一个华捕在前，一个西捕在后，当下分开众人走进房来，仔细一看，这西捕向华捕叽哩咕噜不知说些什么话，那华捕便又下楼去了。西捕又打着不三不四的上海话，向那中年妇问了几句。

中年妇连哭带说道：“巡捕先生，要求你放松一些吧。我是这里的二房东。这个楼房是借给他们俩的。不知什么因由，竟闯了这么大祸！”

西捕似懂非懂地听了，又向这女子问了几句。女子正在发抖的时候，半晌说不出话来。那时华捕已到，西捕便



只见房里卧着一个男子，早已鲜血淋漓，一个女子上半身歪躺在地上，旁边还留着一柄快利的戩刀。

举起双手，向观看的众人一挥。众人潮也似地涌了出去，但闻步梯上错错杂杂的足音，有如千军万马的声势。

众人散去以后，又走上几个人来，都是长大粗呆的武夫。巡捕将手一指，这几个武夫便伸出萝卜般手，将尸身扛了起来。扛到楼下，门口早已预备着一辆尸车，即将尸身扛进。那巡捕一面拿出封条，封好了门，一面押着中年妇和女子走了。这儿永庆坊里还是人山人海，挤了一弄，七嘴八舌地谈论此事。

就中有一个青年妇人，生得不长不短，穿着一件菜灰色摹缎夹袄，元色花缎的夹裤，亮晃晃玫瑰色的丝光袜，外面衬着一双菜青缎镶花边的尖口鞋子，越显得娇艳夺目，头上恰梳着一个盘龙的风凉髻，向一个四十许的妇人娇音说道：“邹妈妈，亏你这许多路，也来赶着热闹？这事算是我们永庆坊的奇闻了！”

邹妈道：“可不是呢！我一早起来，吃过点心，和几个邻舍在家里挖花，挖到四圈，输了一块钱，刚刚摇了一个七星将，宕出一个二五六道倒了。扳着指一算，返本之外还胀了好多钱。正在这时，外面就有个人跑进来说道：‘永庆坊出了命案了！’这话一入那般人的耳管，把不得趁个机会，将桌上银钱一拿，便都跑了。我也为着你张大嫂住在这里，防有什么，飞也似地跑来。幸亏事关别人，心才放下。只苦着我这四千多道挖花的赢钱，没有着落了。”说罢，哈哈大笑。

张大嫂也笑道：“这些须的钱，希罕它什么？不是我说句笑话，张妈嘴里一歪，差不多就要赚着十块和二十块的钱呢！”

张妈握一握手道：“你别要说了！像刚才的事，要求免了祸水也就够了，还说什么赚钱不赚钱呢？”

那时众人已散，张大嫂便邀了邹妈到她家里去。

原来张大嫂住的是一个前楼，楼窗向东南的，倒也冬暖夏凉。楼房里面，上首铺着一张铁床，罩着白竹布的帐子，床子里铺着一条九景缎棉被；靠窗摆着一张桌子，左边堆着四只衣箱，旁边就是一架梳妆台；右边摆着两把斯壁林椅子，两只砌花砖的茶几。

邹妈即在靠窗桌子边一把单靠坐下。张大嫂去倒了一杯茶，在靠床一具纱橱内拿出两玻盆点心来：一盆是鸡蛋糕，一盆恰是爱斯饼。拿了两块，放在邹妈面前叫邹妈吃。邹妈不好推却，就吃了两块爱斯饼，呷了一口茶，向张大嫂问起刚才命案，可知道她们的底细？

张大嫂道：“有什么不知？她们也太胆大了！丢着自己男子，一天到晚窜在这里，自然要惹出这么大祸来。不是我夸句口，我不过没男子，要是有了男子，用几句甜言蜜语去哄骗他，别说是轧姘头，就使到迎春、清和去搭个窑子，只消改个名字，还怕什么神使鬼差呢？”

邹妈问道：“这杀死的男子，可知道他什么姓名？杀这男子的人，又是哪个？”

张大嫂道：“说来话正长呢……”刚刚说了这一句，忽然步梯上一阵脚音，跑上一个人来。

邹妈抬头看时，原来是她的儿子，叫做阿德的，穿着一件元色小花缀的夹袍子，头上覆着乌油油的一路光头发，发脚直拖到后面衣邻上，见了张大嫂便笑嘻嘻说道：“张嫂好久没到我家去，可知这几天忙得很了。”

张大嫂笑道：“哪里像你妈妈般忙！”

邹妈问阿德为什么到这儿来，阿德道：“适才一个男子到我家来找你，说是在美最时洋行做大写的，有一桩事和你商量。这时还等在我家，你快去吧。”

邹妈道：“美最时做大写的，一定是汤馥棠了。”说着便立起身来向张大嫂告辞。张大嫂以邹妈有事，也不多留。就一同下楼，送到门外。

邹妈和她儿子阿德一同走出弄外，阿德步行回去，邹妈叫了一把手力车，直向海宁路鸿安里而去。到了门首，将车钱解付，推门而入。果然见汤馥棠一个人等在客堂，穿着一件墨灰色花缀夹衫，元色的花缀夹马褂，鼻上架的一副金丝扣托力克，在那里看悬挂的字画。

邹妈忙迎了上去道：“汤先生好多天没碰见，今儿怎的恁早？”馥深只是凑着眼眯眯地笑。

邹妈拍着手笑道：“哦！知道了，走散了家鹞，莫不是在什么去处找野鸳鸯么？”

馥棠道：“妈妈又要说笑话了，昨天晚上和一个姓陆的

朋友在久安里王翠凤那里吃酒，偶然高兴，摆了一个庄。不想十拳中输个九拳，竟吃得烂醉如泥。幸亏得翠凤给我吃了一粒醒酒丸，才觉独清爽一些。那姓陆的又拉了我到春江俱乐部里碰了十六圈和，输却八十几块洋钱，还坐着一夜没睡呢！”

邹妈道：“着呀！走了花街，又进了竹巷，毕竟竹夫人的风趣，及不来花姑娘。知道汤先生又要鬼鬼祟祟的了。”

馥棠笑嘻嘻地走近邹妈身边，附着邹妈的耳悄悄地说了几句。

邹妈皱着眉头说道：“卡德路么？这么远的路，只恐怕说的易做的难。倘然找不到，便怎么办呢？汤先生你是知道的，我们赖此营生，巴不得成全人家的好事。成了固然是好，倘有什么障碍，别说别项使费白白地花去，单这车费一项已是不少了。那时再向你汤先生说起，可不是没了脸么？”说毕，哈哈笑了。

馥棠道：“无论难的易的，你只管去试它一试，成了我固然厚厚谢你。就使不成，也不会委屈你的。”说毕，从革囊里掏出十块洋钱来，递给邹妈道：“这些区区，也算不来什么，就给你做个车费，你先收着吧。”

邹妈见了洋钱，便眉花眼笑地说道：“汤先生说什么话！那些小事，难道就要车费？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一句戏言，怎么就当起真来！”口中虽如此说，手中恰牢牢地捞着洋钱不放。

馥棠于个中阅历是最深的，早已窥破邹妈的意思了，因说道：“妈妈别客气了，这些区区，只好做个零用。再要你自己赔贴，可不是要妈妈呷西北风过日子了？”

邹妈听馥棠如此说，才把洋钱一手揣在怀里，笑得眼睛没缝儿地说道：“既汤先生这么说，我就不好再客气了。横竖汤先生到这儿常来的，将来好歹开着一篇帐给你看吧！”

馥棠道：“妈妈休要妈取笑了！别说这几块钱，就是几十块几百块的，也没什么希奇。又不是开什么铺子，哪个要你开帐单呢！”说罢哈哈笑了。

那时阿德已回，馥棠呷了一口茶，就起身告辞。那天礼拜，没什么事，回到家中睡了一觉，已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了。一骨碌起来，胡乱吃了些点心，叫车夫阿二预备着车子，自己换了一套衣服，坐着车到新世界去找朋友。

刚在浙江路转角，猛听得都的一声，一辆汽车由东往西，飞也似地驶来。中间坐着两个青年妇人，也看不出她的好丑，只见她头发随着风不住地飘动，直至新世界门首，这汽车才嘎然一声地停了。

馥深到了新世界，果然有一辆汽车停着，只这两个妇人早已没有踪迹了。馥棠只管跳下车来，一脚两步走了进去各处找寻，并不见他朋友，料他还没有到，拣了一个洁净坐位，开一壶茶等着。闲着没事，买了一张新闻报，只管从头至尾，细心看着。

过了一点多钟，天色便渐渐暗了下来，姓陆的仍然没有来。馥棠等他不住，只得立起身来先走。刚走到第二层的楼梯旁，忽见下面跑上两个妇人来，年纪都不过二十左右，虽不见得十分标致，她那一种风韵，倒是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那时见了馥棠，便溜着她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搁落地看了一转，望着馥棠嫣然一笑。

馥棠看她仿佛是适才汽车中坐的妇人，被她这么一笑，心中便不由地涌上一腔热情来，早已把找姓陆的念头丢在脑后；待她走过身边，便回转身来，盯着她去，一面走着，一面看她装束，穿的不过是八分新的花缎袄，没有什么出色，只这两双手里，恰满戴着金钏珠戒，心中暗暗道：看她们如此装束，自然是公馆里的妇人了。只是单身出来，并没有一个男子相伴，又没有跟着婢仆，恰是奇怪得很！

正在低头想着，猛不防和前面过来的人捉对儿一撞，撞得两旁肩膀说不出地痛楚，引得来往的人都笑起来，只得自己用手去摩了几摩，才觉止住了痛。哪晓得抬头起来，那两个妇人早已连影子儿都不见了。

馥棠此时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模様，好不烦闷！伸着头颈呆呆望了一回，忙东窜西奔地找寻。偌大一座游戏场，哪里还找得着？免不得呼了几句晦气。看看往来的女子，都不过平平庸庸，哪一个及得她来？越想越觉得烦恼，便独自一人走到僻静的所在去，在一把休憩椅上坐下。仰首一望，但见明河在天，一轮皓月，圆滚滚地悬在中央，似